

特种兵作家、《终身制职业》作者周健良全新力作
来自人类命运掌控者的铁血报告

“你叫他们是弟兄。”
聂名扬怔了怔，眼神又变得茫然。
“不，他们是号码。”

周健良◎著

现代军事小说

MISSION

使命召唤

（终结篇）

还有什么，比枪口必须对准自己的
战友亲人，更加令人绝望？

CM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聂名扬喃喃道：“五号疯了，二号、四号都死了，我
们亦身归故里，他们永远迷失在另一个时代。
而我这弟兄并不是要去干什么坏事，相反还是件很伟大的事，
但我必须杀了他。”

南高道：“五号疯了，二号、四号都死了，我
们亦身归故里，他们永远迷失在另一个时代。
这并不是要去干什么坏事，相反还是件很伟大的事，
这已经是第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
淡淡地说道。”

“你叫他们是弟兄。”

聂名扬怔了怔，眼神又变得茫然，

“不，他们是号码。”

现代军事小说

使命召唤

(终结篇)

周健良◎著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使命召唤.终结篇 / 周健良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10
ISBN 978-7-5404-5104-2

I. ①使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80560号

上架建议: 文学·长篇小说

使命召唤.终结篇

作 者: 周健良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

特约策划: 漾 娜

特约编辑: 李 娜

封面设计: 小白印象
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46千字

印 张: 25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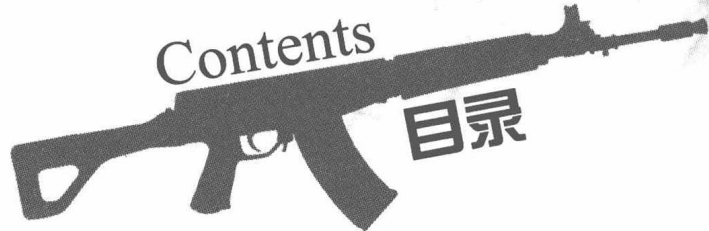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1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104-2

定 价: 29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

Contents

目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全新较量/1 | 第十四章 | 灭口/208 |
| 第二章 | 重新组队/13 | 第十五章 | 诈死/216 |
| 第三章 | 窥视/18 | 第十六章 | 逼供/227 |
| 第四章 | 会面慕尼黑/22 | 第十七章 | 新任务/246 |
| 第五章 | 暗杀/32 | 第十八章 | 出发前夜/263 |
| 第六章 | 考核/42 | 第十九章 | 叛变/286 |
| 第七章 | 前期准备/63 | 第二十章 | 诚字当铺/310 |
| 第八章 | 七日炼狱/76 | 第二十一章 | 初会乃木宏/325 |
| 第九章 | 甘州之行/116 | 第二十二章 | 与戚继光谈判/339 |
| 第十章 | 影视基地/122 | 第二十三章 | 行刺/354 |
| 第十一章 | 隐性考核/136 | 第二十四章 | 被擒/366 |
| 第十二章 | 片场遇袭/156 | 第二十五章 | 转机/372 |
| 第十三章 | 生死搏击/178 | 第二十六章 | 疯狂的母爱/382 |

第一章 全新较量



临江小区在任何时候都是灯光明亮的，现在，在蒙炽眼里却黯淡得紧。她坐在花坛的水泥围边上放眼望去，总觉得视线模糊。

还不到九点，在这春天的夜里，小区公园广场上仍然有不少孩子在玩着那种新型号的活动滑板，父母亦步亦趋地紧跟着，唯恐孩子摔着了，大呼小叫。边角的大路灯下还有两桌象棋，几名老者皱眉思索，抬手举在耳边的香烟已是老长一截烟灰了，一名围观者则显然想明白了下步应招，却又碍于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的古训，一副抓耳挠腮，简直比下棋者更上火的样子。

安乐休闲的晚饭后，闲眠场面和所有小区都一样，但今天似乎有点儿不同，因为两个小时，在中京市最豪华的酒店内爆发了一场枪战。

八名外籍雇佣兵被击毙、四名被生擒，无辜市民死伤七人，而参与枪战的另一方也付出了九死十四伤的代价。这可是天大的爆炸性新闻，说是刑事犯罪实在太轻，都够得上恐怖袭击的概念了，但中京市内除了路过且亲眼目击的市民外，没几个人知道，这一切都被新闻封锁了，现场的警戒线都排到了几条街以外。

今天实在不是个应该愉快的日子，尤其是对于临江小区的居民来说。因为参与枪战的另一方几乎全是临江小区的居民，也是时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。广场边闲眠的老者和孩子，他们的朋友或亲人，现在就在医院里疼得全身抽搐，还有再也回不来的——为忠诚和职责，那九个年轻人已经走了。

活着的人们则坚守使命，捍卫尊严。那些看似百无聊赖的散落在广场四周的年轻人，

睁着警惕的双眼扫视着一切。

一块滑板滑了过来，碰到靠在花坛边的听雪琵琶才停下。周围负责警戒的调查处内勤队队员投以警惕的目光，其中两人还向前走了几步，在蒙夜轻轻摆手示意下才没过来。

蒙炽捡起滑板看了看，中间连轴还能扭转，她冲着追过来的小男孩说道：“这怎么玩儿？”

小男孩大概七八岁，盯着花坛边上的听雪琵琶目不转睛，问道：“大姐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叫琵琶，是一种古代乐器，没见过？”

小男孩摇头：“没有，看起来没有高达机器人好玩。”

蒙炽笑着摇摇头，现在的孩子，都只知道动画片里的东西了，如果我不是没有童年，没准儿也和你一样。

“大姐姐，你会演奏这个乐器吗？”

“算是会吧。”

“那我把滑板借给你玩，你教我弹这个琵琶好吗？”

蒙炽将滑板递给小男孩，疲惫地说道：“下次吧，姐姐现在很累。”

远处传来孩子奶奶的叫喊，小男孩赶紧朝着叫声跑了回去，还回头恋恋不舍地看了听雪琵琶两眼，极感兴趣的样子。

蒙夜小心地问道：“是因为云哥发了这么大的火？”

蒙炽面无表情地摇摇头。

“那是……你担心聂名扬，他觉得被你欺骗了，不原谅你？但这也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按命令行事，必须隐瞒身份，同时也是上面给你的考核任务，你有什么错？！”

蒙炽抬眼看了看蒙夜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不是，也算是。”

蒙夜倒不明白了：“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蒙炽仔细想了想，说：“心疼他罢了。”

蒙夜更糊涂了：“挨打的是你！”

“我杀人了，你没看见吗，而且是自己人。”

“这个……你当时没有选择，只能这么做。如果你是说第一次杀人后的罪恶感，老妈教你的可比教我的多，不需要我对你进行心理疏导吧？”

蒙炽苦涩地一笑：“没必要。”

“那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”

蒙炽缓缓说道：“我跟东方毫无交情，他却……他到底受了多少折磨？”



蒙夜低头沉思良久，道：“我不想干了，我怕受不了。”

蒙炽机械地说道：“如果有选择的话，我也不想干了。”

“你们没有选择，就算有选择，也轮不到你们选。”云重已经不知何时从管理局设在百商超市的出口出来了，站在两人面前。

蒙炽和蒙夜起身小声说道：“是，云哥。”

云重冰着脸色抬脚起步：“跟我来。”

蒙炽背起听雪琵琶紧追上去两步，怯怯地问：“他……什么反应？”

云重冷冷地侧眼看了看，掏出手机摁下几个键放在耳边听了听，再递给蒙炽。

蒙炽放在耳边一听，“眶唧——眶唧唧——”，登时面如死灰，不用再问了，这声音示意得很明白：聂名扬怒气未消，在砸东西发泄。

走了差不多十分钟就到了聂名扬的别墅门前，云重摁了几次门铃都不见人开门，便抽出衬衣折领里的钢针，插进锁眼里拨拉了几下，门开了。

房子里一片狼藉。沙发和茶几都被推翻在一旁，厨房里的东西没一样是完整的，蒙炽前几天才置备齐全的东西全被砸了，碎片落得客厅里到处都是，就连刚磨好的菜刀都被砍卷了刃。

聂名扬坐在唯一没被推倒的沙发上，除了十来个捏变形了的啤酒罐，脚前还有二三十个烟蒂，把上好的牛绒地毯烧得满是黑点，手上还抓着罐啤酒，已经喝得满脸通红，他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三个人。

蒙炽反手带上门，鼓起勇气走前一步说道：“我是奉命行事，不是有意……”

“骗子。”聂名扬冷声打断，额角的血管像蚯蚓般蠕动着。

蒙炽不敢再说什么，蒙夜心疼姐姐受欺，叫道：“陪你出去走一趟是管理局的命令，你有什么可指责的？！回来之后没有挑明身份，那也不过是照顾到你的面子，你才是最危险的目标！局里派她来保护你，你要面子拒绝了，她不得不给自己找了个无处可去、非得留在这儿的理由，你明白了吗？！”

聂名扬将手中的易拉罐捏成一团，暴怒地跳起身向蒙夜脑袋上掷了过去：“你也是个骗子！”

蒙炽抢步挡在蒙夜身前，凌空一把就接住了易拉罐，就像当日在丛林里一抄就接住了刺刀般的利索，再将易拉罐轻轻丢下，眼睛却不敢和聂名扬对视。蒙夜显然不怕，与聂名扬怒目而视。

云重说道：“公事所迫，实不得已，你的确用不着这么激动。”说话的同时，他好似漫不经心地踱了两步，侧过身用右手食指虚指了一个方位，这个角度做出的动作只有聂名扬

能看见，蒙炽、蒙夜甚至包括电子眼都没看见。

聂名扬弯腰抓起一个玻璃烟灰缸，扬手就砸了过去，嚷道：“你更是个骗子头目！”

云重微微一侧身，烟灰缸贴着他的眉骨飞过，“咣”的一声，将电视机上的信号盒砸碎了。

聂名扬停止了动作，看样子是平静了点儿，呼哧喘着气瞪着三人。

云重慢条斯理地掏出手机在耳边听了听，又摁了几个键，看了看屏幕，随后又抽出写字笔捏了捏尾端，笔尖就冒出了蓝色的电弧光。云重低头看着手机上的显示，绕着站立原地一动不动的聂名扬走了两圈，突地用写字笔的笔尖在他的西装皮带扣上点了一下，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皮带扣里冒出一丝青烟，还有股橡胶的焦糊味，不知什么东西烧了。

蒙炽和蒙夜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只诧异地看着这两人。

聂名扬被电流激得一颤，没动，只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云重。

云重收起了手机，扶起张沙发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可以说话了。”

聂名扬解下皮带扣翻开看了看，抠出一片微型电池似的东西，闷闷地说道：“你到底在我家和我身上装了多少东西？！”

云重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拉开一罐啤酒，喝了口，道：“局里每个人家里或者身上都有，又不是只你一个人。”

“多到你都忘记装在什么地方了，所以才找半天？你倒还真是不脸红。”聂名扬恢复了一贯损云重损得天经地义的语气和神色。

云重也是惯常自如的神色，又喝了口啤酒，说道：“本职工作罢了。凑巧，我又是个很敬业的人。”

“所有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你的监视之下？”

“不一定，每个人都这样盯着，我哪儿来这么多人手？有事的时候才会启动，比如现在。虽然我已经下命令不再监视你，但不能保证人家完全服从命令啊！”

蒙炽和蒙夜仍然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声不吭。

聂名扬抬眼看了看蒙炽，乐了：“发什么愣？是不是烦我弄了一屋子垃圾，你又得费劲收拾？放心吧，这回我自己来。”

蒙炽惊愕地眨眨灵动的大眼睛：“你，你……你不是生我气吗？”

“我是有点气你不主动告诉我，但你仍然费尽心力保护我的自尊……”聂名扬自嘲地微笑，直迎着蒙炽的视线沉声说道，“小扫帚星，我干吗还对你生气？”

云重说道：“都别废话了，在不受监视下交谈的时间，我只能给半小时，多了就令人起疑了。到时候，我得打开你卧室和顶楼的另外两个窃听器。”



蒙炽和蒙夜明白了，当时在深江酒店内一箭射毙东方志翔后，云重和聂名扬这两个反应超绝的人，在第一时间内就明白自己已被前哨监视，云重掴自己一巴掌那是在演戏，聂名扬那副被欺骗的神色也是在演戏，无须交流商议，两人同时想到并做到了这点。

否则，以云重的稳重和波澜不惊，又怎会如此失态？以聂名扬凡事无可无不可的随和慵懒，又怎会如此不通情理？

比起他们，自己在遇事临机处置上的反应还差得远，还得继续历练……蒙炽和蒙夜相对苦笑，扶起沙发坐下。

聂名扬问道：“局座什么反应？”

云重答道：“还用说？当然是震惊呗！连东方志翔这样的老资格都被那个异变者收买或是利用了，此人的能力实在太强了，而且显然资格更老，否则东方又怎么会听他的？唉，东方啊，如果那次入队考核通过了，也许就没这事了。顺便跟你说句实话，我到现在还在后怕，在不知道他有没有带炸药的情况下，你选择射他的手，这无异于赌博！万一他带了呢？一箭了了他的所有动作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另外，打你的那下，没关系吧？”

蒙炽道：“不算啥，工作需要罢了。倒是个新体验，只要云哥不是真的生我气就成。”

聂名扬叹道：“说真的，东方是个好小伙儿，忠诚勇敢，正气十足，从一调来局里我就认识他，真不知道是怎么被人利用上的，又为什么会被选上了呢？”

蒙夜道：“还用说，既然管理局的人不可能被金钱收买，而且他又忠诚勇敢、正气十足，就对症下药——动之以情、晓之以大义之类的了，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被说动的。”

“有道理，和你姐姐一样，你们这年纪思考问题的方式简单直接，不像我看问题这么复杂。”云重道，“现在先不谈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方法，我们只看事实。从这个人能利用东方来看，我几乎再也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了，除了我们在座的四个人和石局外，其他人仍然值得怀疑。”

蒙夜道：“那么，先前那些嫌疑人还算吗？”

“不算。因为现在明白了，这个人的目标极其大。”聂名扬正色说道，“想象一下，当时就我们四个人在一起，杀我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其他三个人都能看见，那么接下来应该干什么？”

蒙夜想也不想脱口而出：“杀人灭口！”话音才落，脸色变得跟先一步明白过来的蒙炽一样惨白，“从樱花出现攻击，到东方组长指挥其他人去跟樱花驳火，单单留下我们四个。从这一系列安排的目的是上来看……不是光杀你，目标是我们四个人！调查处和特勤队的两个首脑一并铲除，甚至连继任者也灭掉！”

“完全正确。这样一来，无论现在还是过去，都没人能阻止得了他了。”聂名扬冲云重笑了笑。

云重摇了摇手中的录音笔，说道：“我可没你这么轻松！一想到我也是待宰的目标，我就后怕得厉害。”

聂名扬正色道：“我突然有个很不错的想法——给你买十份人寿保险，受益人全填我的名字。”

云重不理他，转向蒙夜：“蒙夜，你的推理有点儿小疏漏，要将我们灭口的计划，不是东方志翔知道我们要去深江酒店后才通知那个人开始布置的，而是更早。你们俩再想想。”

蒙夜还在苦苦思索，蒙炽答道：“是从袭击我和聂名扬开始。”

云重道：“不能算是完全正确，其实应该从接触到施必芬伯格·冯·克劳格这个时间开始算起，而且故意没告诉克劳格你的身份，更没想到克劳格从欧洲局的立场出发，竟然临时决定不杀你们俩。那么现在，你认为他当时袭击聂名扬几次都没能成功，是为什么呢？”

蒙炽的眼神越来越惊恐：“如果将特勤队的正式队长和我这个继任者一并除去，特勤队就长时间处于瘫痪状态。如果不成功的话，倒是首先可以洗脱自身的嫌疑。因为既然没预料到我的战斗力，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不知道我身份和能力的人——也就是说，这个异变者假装不认识我，进而继续潜伏，为今天能一举杀掉我们四个人作准备，而且这样效果更好。”

蒙夜的脸色全变了：“那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”

聂名扬哈哈一笑：“还能是什么？不只是回到过去，恐怕是要控制整个亚洲局。”

云重接口道：“如果只是除掉聂名扬和蒙炽，那么就是想回去干点儿什么；现在的表现是连我也要一并除去，那就是说还想在现代也干点儿什么。比如，在调查处处于瘫痪的状态下，他就可以从容对付警戒处，而石局在没有我这个得力助手……”

聂名扬讥道：“你还真是不谦虚。”

云重的确没谦虚，甚至加重修辞：“在没有我这个暂时无法取代的调查处处长的帮助下，石局孤掌难鸣，更应付不了来自暗处的袭击。其结果——往最严重的程度想，此人控制了亚洲局及那两个虫洞。要想回到过去的话，既然没人能在现代阻止得了他干什么，那么往过去带东西也就不需要偷偷摸摸了。以主虫洞的能量算，他是带不了多少东西，但以副虫洞算，他能送回去一支现代军队，这可比一个人带部笔记本电脑回去慢慢爬科技树方便多了。”

蒙炽和蒙夜虽然已经猜想到了这个毁灭性的后果，还是吓得霍然起立。



聂名扬说道：“用不着这表现吧，毕竟我和扑克脸都还没被干掉，还有能掌控局势的能力。现在唯一的难处是——除了我们四个人及局座外，谁也不能相信了。”

蒙夜长吐了一口气，重重说道：“还有我老妈！”

云重想了想，道：“嗯，这倒是，虎毒不食子的排除理由和石局一样，而且以蒙科长的职能范围算，她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命令得动这么多人。尤其是海因茨·奥古斯都被杀，加瑞森·费舍尔的失踪，就算能调动得了本局内部人手来暗杀我们，她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对付得了美洲局和欧洲局的人，可以排除嫌疑。可惜的是，她暂时也帮不了我们什么。”

蒙炽稳了稳神，坐了下来：“那么，你们认为的嫌疑人还有谁？”

云重和聂名扬交换个眼神，同声说道：“邓主任。”

今天的刺激够多了，蒙炽也已习惯了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不是羊牧松？同样作为知道我和蒙夜身份的人，他也能布下这一套套连环局。”

云重说道：“答案很简单。因为羊牧松没有能力在暗杀掉我们四人，甚至你们的父亲之后，还能掌控整个亚洲局。而且我查过出入记录，按时间算，克劳格入境的那几天、直到接触聂名扬，那段时间里出入管理局的高层人员只有邓主任和陈司航。羊牧松一直都在局里；而不知道你们身份的陈司航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和局里成员在一起，也没有机会接触克劳格；邓主任的行踪却有三天是空白的。我问过他了，他有着很合理的解释，合理得好像是编排出来的，能记得七十二个小时中，每个小时都在做什么，以常人的记忆能力来说，也真难得；再就是还有你母亲蒙科长和几名因公出去的中层人员，但第一，没有动机；第二，有公事经过和人员接触证明；第三，他们都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，所以也全部排除嫌疑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除了石局以外，还有谁能动得了美洲局和欧洲局的特勤队长？所以，除了邓主任，我想不到其他人。”

蒙炽垂下长长的眼睑，无力地说道：“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邓叔，为什么是他……”再往下，声音已经是细不可闻。

蒙夜强打起精神问道：“既然你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相信云哥也已经说服了我老爸。而处理这事也正是在云哥的职权范围之内，为什么不现在就采取行动？”

云重双手一摊，叹道：“答案很简单——因为我没能说服得了你们的父亲。”

蒙夜惊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连我和我姐都能达成这个共识，以老爸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怎么可能不同意这个结论？”

云重无奈道：“你们的父亲认为，不算上二级三级的任务，他与邓主任一起执行过十七次一级任务，活下来的人里，没得精神疾病的也就他们两个，邓主任光是背着已经

重伤、且人事不省的你们的父亲勉强回来，就有好几次。如果他有那样的想法，在二十年前他就可以这么做了。因为二十年前局里的职能分配还不像今天这么完善，有大把的漏洞可钻，他们两人当时已经几乎囊括了所有权力，再加上你们的父亲一昏迷，那么在二十年前，就没人可以制止得了他，用不着现在这么大费周章。”

蒙夜说道：“但事实证明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办到这点！”

聂名扬道：“我想补充一点，男人的交流方式不像你们姑娘家，男人习惯用酒、用拳头、用粗话来交流。再一个，我知道你们都没有过军旅经历，尤其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那种用铁与血沟通感情的经历，那不叫交情或者友情，那叫生死情。尤其是你们的父亲和邓主任都是在南疆前线上一同冲锋陷阵过的，调入管理局以后又一起执行了十七次一级任务，互相替对方挡过的子弹或是刀枪无可计数。所以，你们的父亲不但是从逻辑上得出这个结论，同时也是从情感上得出这个结论。有这两点，足够他不同意这个定论了。”

一直低头不语的蒙焱抬起头来，冷森森地说道：“云哥，你不是有临机专断权吗？”

聂名扬惊愕地看着那双眼睛：狰狞、凶残、杀气横溢，这是那个小扫帚星？不过倒是成熟多了，能忍着痛提议直接消除隐患，以最小的代价消除最大的威胁隐患，这就是成熟的表现……

云重飞快地拔出92式手枪，掰开击锤对准聂名扬的脑袋，在蒙焱和蒙夜作出任何反应之前再指向姐俩，说道：“这里有个小问题。如果我现在怀疑聂名扬，或者你们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先开枪，再向石局解释。因为聂名扬与我同级，你们级别比我低，我有这个权力。但邓主任的级别比我高，我办不到，就算不枪毙我，也有数不清多少年的审查。而且，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同党，无论我是赔他一条命，或是坐牢，他的同党还会继续他要做的事。在没有我顶着的情况下，会怎么样？而且，谁来对付本局内奸与美洲局及欧洲局异变分子的勾结？这就是我不能贸然执行专断权的原因。”

“我知道云哥不是怕自己会怎样……”蒙焱说，“你跟踪他的行踪，找个机会，给我一杆没有登记过的黑枪，我来！”

蒙夜推了蒙焱一把，惊道：“姐，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？那是邓叔！”

蒙焱吼叫：“你是我妹妹！地面下还有我们的父母，我的亲人！还有云哥，还有跟我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聂名扬，所有人都在危险之下，别跟我讲什么伦理道德！”

蒙夜迎着那双癫狂的、嗜血的、猛兽般的眼睛，怯懦地移开了自己的视线。

“第一次杀人的感觉如何？”

蒙焱愕然转头，下意识地回问：“什么？”

聂名扬沉声重复：“第一次杀人的感觉如何？”



蒙炽闭上眼睛深呼吸几下，再睁开时还是那样的眼神，答道：“没有任何感觉。”

“可是破狼弓有感觉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聂名扬道：“破狼弓在你松开弦的那一刹那，就将毁灭了一条人命的感觉很清楚地传到了你手上，然后再从你的手……”聂名扬伸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，“传到你的大脑，并由你的大脑表现到你的眼睛上。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觉得自己是罪人，同时无所谓再多犯一次——反正你的手已经洗不干净了。”

蒙炽呆了半晌，一声长叹，无力地将脸埋在双手之中，颤动着双肩叹道：“我疯了，我想我真的疯了……”

聂名扬拉开一罐啤酒递过去：“喝一点儿，放松一下。”

蒙炽接过啤酒猛灌了一大口，眼里满是迷茫，再无癫狂和杀气。

聂名扬道：“如果当时你不射那一箭，后果如何？”

蒙炽喃喃道：“你和云哥必死，然后是我 and 蒙夜。间接后果无法估算，想要多严重就有多严重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你杀了一个人，至少直接就救了四个人。”聂名扬柔声道，“话说回来，就算不记功，但也没罪啊！”

蒙炽没吱声，好半晌才点头一笑，带着解脱般的虚弱：“嗯，我明白了。”

聂名扬黯然说道：“可惜我当年遇上时，没你临机反应快，直到兄弟的脑浆溅在我脸上才明白，不杀敌人，就是在杀自己的兄弟……”

“啪，啪”，从来不带人类正常感情的云重拍拍手，道：“好了，闲话暂时就别提了，继续刚才的话题。蒙炽，就算你想牺牲自己，或者你能够侥幸地全身而退都没意义，因为办不到。”

蒙炽已经恢复了常态，脑子也清醒了：“明白。邓主任很少上得地面来，就算是上来了也很隐蔽，没人知道他的行踪，就像上次的三天空白，连你都掌握不了他的行踪，就谈不上有机会暗杀。想在局里找机会，现在这种时期更是妄想。”

云重道：“是。现在等于是我们在明，他在暗。目前只能稳下心来被动防御，等待能揪到他证据的时机。而且，在没有弄清楚欧洲局及美洲局里谁是异变分子，以及目前是个什么样局势的情况下，就算清除了他，也会留下一堆更没头绪、更麻烦的问题。”

“我们内部虽然安全了，可另两大局内部若是发生问题，同样是历史大乱的威胁。同时，没有了他，我们就很难取得证据去说服另两大局。”

“在情况不明朗的时候，他们必然保护自己人。我们就没法去清除他们中的异变者，

至少在没有锁定目标的情况下，我们得不到支持和帮助。

“所以没有了他，我们无法获得两大局的信任与合作，去共同消除这个巨大的威胁。这么想来，就算有无数机会，你也不能动手。”

聂名扬道：“刚才你回局里问过那四个樱花成员了？”

“随便问了几句。不出意外，和上次两个的答案一样，没有收获。倒霉的是秦步涛手黑，那个队长庵野光赤本来就负了伤，要拉手雷，被秦步涛埋伏的时候失手捏断了颈骨，要不没准儿能多点线索。”

“那两个前哨呢？”

云重答道：“和所有平民食客一样，还在深江酒店的楼上被控制着，大概再过两个小时就放了吧。”

“你不叫人跟着吗？”

云重想了想：“跟肯定是要跟的，虽然也没什么用，但好歹也是条线。”

蒙炽说道：“云哥，如果你俩演戏的目的是为了不被那两个前哨发觉，叫人跟上去的话，就算这哥俩的水平太次自己发觉不了，邓主任也知道了——你也不能保证被派去的人可靠吧？”

云重说道：“这就对了，就是要让邓主任知道的。”

蒙炽奇道：“那不白演了？”

云重摆手制止准备解释的聂名扬，道：“给你们姐俩一个临时测验，允许互抄答卷，时间是一分钟——为什么我要故意让人知道？”

蒙炽和蒙夜交换了下眼神，小声商量了几句，蒙炽理了理思路道：“那两个前哨太没斗争经验，你们能发觉，我能发觉，管理局其他人也能发觉。如果你不派人跟上去那才叫奇怪了，邓主任定是大起戒心。你先演戏，再派人跟上去，等于就是明摆着告诉邓主任，准备在那哥俩身上找点儿东西出来。而你的实际目的是逼邓主任杀人灭口，最好是再派个人来暗杀，你就可以把杀手抓了再顺藤摸瓜。你是在逼他犯这个错误。”

云重道：“还有没有补充的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云重点点头，道：“算是及格，不算满分，因为有一点你们没有考虑到。”

蒙夜仔细想了想，道：“没觉得有什么疏忽的。”

云重道：“疏忽在于，如果这两个前哨根本就是两条不值得一提的小杂鱼，邓主任不派人来暗杀呢？事不关生死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蒙炽和蒙夜愣住了，对啊，没有危险为什么要来冒险，那不是给自个儿找事儿嘛！



聂名扬沉声说道：“你这么干，等于是把事情都推到明面上了，直接对立了，最危险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”

云重把玩着手上的录音笔，漫不经心地应道：“我们还有退路吗？只要输一步就是万劫不复。而且，我们明显不能长年累月地盯死他。暂时倒不怕他干什么，就怕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开始干，以及怎么个干法。”

蒙夜在聂名扬一提醒之下立时明白了，惊道：“你不过是在表明个态度——你盯上他了！他如果不第一个除掉你，就放不开手脚！你一个人承担下危险，放手让我们三个人去调查？”

蒙炽看着云重那张熟悉的、冷冰冰的脸，反而觉得更亲切了些。

云重一脸无所谓地说道：“就算是吧，不过邓主任事先也得掂量掂量，除掉我有没有那么容易！而且既然明面上对立了，如果我玩完了，那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就应该是他，接下来，你们去说服石局就相对容易多了。”

蒙炽“噌”地站了起来：“不用你拿命去赌，我现在就去！”

云重抬眼瞟了瞟，然后低头整理录音笔里的录音，淡淡说道：“你认为，在你父亲面前，我说服不了的事，你就能？”

蒙炽的脚步顿住。的确，在工作上，像石殿东这样忘私的人，蒙炽就算拿枪顶在自己脑袋上去威胁他，也毫无意义。

云重将录音笔里的内容听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事情大致都清楚了吧？如果没有需要继续讨论的，把你们的手机拿过来。”云重将录音笔里的内容拷贝到各人的手机上，一人一份，让三人仔细听听，然后再销毁。

这是云重的一个好习惯，干什么事都认真且有条理。就像中午做打卤面一样，一边做一边记心得笔记。如今，四人的讨论与冲突都记录在案，事后再重新听，或许会有新的启发。

等各自都听过后，分别销毁了数据。云重问：“接下来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”

聂名扬轻快地答道：“我明天就回局里领名单，重新组建特勤队。和你们三个人都是对立的，尤其是你，离你远点儿。邓主任要杀就只死你一个，你死了我就好找石局摊牌。”

云重道：“正确。你们俩呢？”

蒙炽第一个抢道：“现在没有人可以信任。我申请立即加入特勤队，蒙夜跟着你，我们四个人都是目标，两两一组，互相支援。”

蒙夜笑道：“今天的测验我不是高分通过的吗？我多少能帮着你点儿。”

云重的眼里露出感动的温暖，与脸上的冰冷极不谐调，道：“跟着我危险，现在跟

聂名扬安全点儿。这么多年，我早已习惯了孤军作战，并不需要人保护，你们都加入特勤队吧。”

这个安排也的确是刚才商议出的结果，蒙炽只能说道：“云哥，辛苦你了。”

云重平淡地点点头，蒙炽六年、蒙夜三年，那份亦兄亦师的情谊放在心里，并不需要言语来表达。

聂名扬道：“找死我也不拦着，但有一个小问题：她们俩说加就加，石局会同意？”

云重说道：“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只要你认为新名单上的队员没一个合格的，除了她俩外，还有谁？”

聂名扬脸上的轻松慢慢消失了，叹一声，道：“明天就要开始新的较量，最可怕的是，咱们输不起。”

蒙炽伸出右拳，笑道：“咱们输不了！”

聂名扬哈哈笑着伸拳一撞：“输不了！”

蒙夜也伸手盖在两人的拳头上：“一定能挺过去！”

三人齐齐望向云重：“哎？”

云重打着哈欠起身出门：“我不是女排教练，你们慢慢摆 POSE（姿势）坚定胜利意志去吧！我累了，要出去找人给大门装个指纹锁，然后回来睡觉。”

随即脑后呼呼风响，云重反手一抓，是个打火机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谁扔的。

第二章 重新组队



又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窗外林木葱郁，花香鸟鸣，不过这是电子虚拟场景，当不得真。石殿东收回视线，扭了扭因久坐一夜而酸痛的腰，说道：“已经半年没上去晒过真正的太阳了，还真有点儿想念。你们俩不能一起加入，必须留一个下来，万一出现意外，后继工作无人肩负。尤其是蒙夜，云重还没说你现在有去实习的资格。”

蒙夜说道：“事急从权，云哥说了，让我们自己拿主意。”

“从什么权？我已经明确表态过了，内奸不是你们邓叔。”

蒙炽接道：“但有一条您也知道，现在云哥铁了心认定是邓叔了，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邓叔身上，现在管不了我们。昨天的袭击您也明白，事态已经升级，我们俩也是目标。谁还能负责我们的安全？无论是不是邓叔，只要我们跟着聂名扬，虽然目标是大了，但三个人聚集的自卫能力就不是三个一的叠加，而是几何成方！三个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。”

石殿东烦躁地叹了口气，老邓看起来嫌疑很大，但不是他。出于身份职责，又不能强制命令云重撤销对老邓的一切调查，甚至不能过问这几个小家伙私底下到底在干什么……“昨天云重说聂名扬那倔小子现在气得七窍生烟，未必会要你们。”

蒙炽道：“聂队公私分明，不会为私愤而忘公事。我们有能力也有实力加入，这就是保证。”

“哼哼，公私分明？要是真知道公私的区别，怎么还会冒险单独去送欧阳晓，又怎么会生你的气？”

蒙炽正要坚持，“笃笃笃”，门被敲响了。